

愛日齋隨筆

論語說

四

口仁 12
1.697
4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 口 仁 12
稀 1677
卷 4



愛日齋隨筆卷之二十九

論語說

先進第十一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言上之人興禮樂於先進後進之士所爲。擇而用之。則夫子乃從先進也。

從我於陳蔡者。物子曰。言不及衛國門也。按衛當爲楚。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弟子皆有飢色。大畧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後門者。卽不逮門之女也。亦可以解此章。德行以下鄭玄以合前章。



爲一章是矣。

噫天卷予。王充曰。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漢書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物子曰。夫字屬上爲句。鼎按。句

末有也字。則知二三子非謂門人在他邦者也。宜從舊讀。

季路問事鬼神。鼎曰。凡云問某者。書策不能載矣者也。鬼神者。祭諸宗廟之名。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死者。初死也。事鬼神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士。其禮備存焉。君子苟學禮。則何須問之。蓋子路之所問。則問其物耳。物也者何。如在敬是也。故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敢問死。柏埒本問下有事字。事死之

道。歛殯朝夕奠之等。亦各有其物矣。故不知生之所安。則亦不能知死之所安而事之。故夫子答之以此。閔子騫侍側。騫字皇本有。洪興祖曰。漢書引此。若上有日字。皇本同之。子路行行。當時士大夫不能容如此人。故云爾。

魯人爲長府。昭二十五年左傳。公居長府。杜云。官府名。鼎案。爲長府。猶新作南門。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范註。責其改舊制。漢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呂充入舊貫之居。師古註。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物子曰。不言。謂不言政事。

也。按說命。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安國曰。除喪猶不言政。易繫辭傳。言出乎身。加乎民。小雅小旻。發言盈庭。鄭風。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註。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喪服四制。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云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云云。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对。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襄二十七

羊左傳。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可以證焉。

師與商也孰賢。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按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註。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季氏富於周公。按。周禮大司馬九伐法。其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註。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柴也愚。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按。孔註。蓋止於魯鈍也。曾子以下。乃何晏誤會註意。妄以己意足之耳。說文。魯。鈍詞也。又王肅註。剛毅木訥之章曰。訥。遲鈍也。孔既解魯爲鈍。而下不當更著遲鈍字也。其謬不辨而自明矣。魯。敏之反。左傳。魯人以爲敏。敏與辨通。見于列子。回也其庶乎。物子曰。言其必受命而興也。按。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章正文錯亂。當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所以知者。以子曰字在回也上故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安國註意。以爾爲汝。則乎下當絕句。爾字連下讀。何晏曰。方。義方也。按荀子王霸篇。尚賢使能。則民知方。隱三年左傳。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馬融曰。哂。笑也。鼎曰。哂與矧同。大笑也。曲禮。笑不至矧。鄭玄曰。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陸氏釋文。矧本又作哂。失怒反。又詩怒反。朱熹曰。微笑也。失字義矣。端章甫。陳祥道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冠。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

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旣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鞞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平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鞞。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唯求則非邦也。與。皇疏。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旣不笑求。豈獨

笑子路乎。故云唯求則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故云唯求則非邦也 and 與言是邦也）

顏淵第十二

克己復禮。按。克有自強之意。克己。言以義制事。大戴
禮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是欲與義對。其意亦可見。昭十二年左
傳。楚靈王不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信善哉。自克。家語作勝其情。王肅註。克。勝。
言能勝己私情。大甲曰。欲敗度。縱敗禮。欲敗度。不能
克己之所致。故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伊訓曰。
檢身若不及。檢身即復禮也。按。下章。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復禮之事也。亦見傳三十二年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非克已則不能行。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要之。夫子之言。殊塗而同歸者也。孟子曰。君子
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脩身篇。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昭十年
左傳。鄭子皮曰。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
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矣。周語。義所以
節也。義節則度。文王官人其壯。觀其潔廉。勢行而勝
其私也。小宛詩。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傳。克。勝也。樂記。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按。道。

謂禮義也。荀子王制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
大數。喪祭械用皆有等互。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
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
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鼎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姦
聲亂色。不留聰明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馬融曰。克已。
約身。按。約。縱之反。約身。制節已身。不敢放縱也。史記
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克約。
卽制節也。問仁。問所以行仁者也。凡行仁者。能勝已
之私情。而後仁道可成矣。故夫子語曾子以吾道。

以貫之。而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忠恕乃為仁之方。是以夫子答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答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軻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道謂仁也。以上數語。皆是克己之註脚也。學者尤宜深留意。如承大祭。承猶助也。承象手收瑞信。承玉者恐失墜。是以有敬之意。夫何憂何懼。祭義。夫何恍惚之有乎。君子敬而無失。鼎曰。失與逸同。莊子應帝王篇。自失

而走。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家語作馬將佚也。盤庚。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周語。共孫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漢書地理志。漢中崑失。師古註。失讀曰佚。杜欽傳。言失欲之生害也。註又讀曰佚。與逸同。韓非說難。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史記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蓋所見本異也。與猶於。言恭而有禮於人也。伊訓曰。與人不求備。亦謂不求備於人也。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民無信不立。無皇本及今本皆作不。言民無信上則國亡也。管子小問篇。信也者民信之。成八年左傳。士

變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又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晉語。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又曰。國非忠不立。荀子王霸篇。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註。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按。不立。皇疏以國安立解之。是矣。

棘子成。皇本及今本作棘子城。漢表作革子成。水經註。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為侯國。史記年表。煮棗靖侯赤。索隱曰。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子成之後。

哀公問於有若。朱熹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有若史

記無字。獨家語曰。字子有。按。戴記孟子皆稱有若曰。又論語。哀公一問於宰我。一問於有若。而記者於宰我稱字。於有若稱名。由此觀之。則有若無字。明非君臣之辭矣。當以史記為正。蔡清曰。按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杜註。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崇德。物子曰。俾德崇也。鼎按。崇德有二義。武成。崇德報功。微子之命。崇德象賢。豫大象。雷出地奮豫。君子

言言
卷之二十九
九
以作樂崇德。王制。上賢以崇德。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僖七年左傳。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文二年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成二年傳。明德。務崇之。之謂也。皆謂尊顯有德也。易大傳。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論語。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又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皆謂俾德崇也。君君臣臣。朱熹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

皆失其道。故告之以此。書云。厥辟不辟。秦厥祖。周語。劉康公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晉語。伯

楚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片言可以折獄者。鼎曰。此蓋稱古聽訟者以片言能服訟者之語。夫子誦之以美子路也。

子路無宿諾。韓非飭令篇。宿治者削。註。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鼎按。據註。宿治當作宿法。家語五帝德篇。小子毋或宿問。註。有所問當問。勿令變宿也。荀

子大畧篇。無留善。無宿問。楊註。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後篇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皆此意。

季康子患盜。襄二十一年左傳。臧武仲曰。紘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楚語。申叔時曰。明精意以道之罰。即此章之意。子之不欲。皇本無之字。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物子謂。有道無道。以國君言之。按晉語。公子繫曰。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中庸。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史記管晏列傳。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就猶如五就湯五就桀之就。蓋康子意。大臣之道。君無道。則當放殺。

焉。然而亦不能自決。疑以問於夫子。夫子知其意。故爲不悟者。而言治民之道在明好惡以喻之。子爲政。猶言子爲正卿。如以爲政事。則子字不穩。襄二十三羊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與此同。而猶則。但語有緩急耳。言子欲人之爲善。則民自爲善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咸曰。舞雩之處。有壇。樹木。故其下可遊焉。鼎謂。蓋夫子避暑於此。樊遲從之而遊也。周禮。黨正職。春秋祭禘。鄭玄註。祭謂雩。祭水

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賈疏。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祭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司巫職。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賈疏。春秋考異郵曰。雩者。吁嗟求雨之祭。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卽古上公。句龍。柱。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女巫職。旱暵則舞雩。鄭玄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稻人職。旱暵共其

雩斂。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賈疏。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脩雩者。嘆者。旱之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早嘆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桓五年左傳。龍見而雩。杜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孔疏。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爲秋收言。意深遠也。鄭玄禮註曰。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也。善哉問。物子曰。古者侍於君子。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鼎按。呂氏春秋尊師篇。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爲學之道。乃爾。先事後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儒行。先勞而後祿。註。勞猶事也。坊記。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得謂得祿位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雜記曰。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舜有天下。臯陶爲士師。蓋唐虞之制。士師掌選舉。猶周官大司馬之職矣。故臯陶謨九德之目。皆知人之汰也。伊尹。商書稱阿衡。亦稱保衡。舊註。阿。倚。衡。平也。阿衡之職。統領百官。專在知人矣。官材宜得其平。故曰衡。按。唐選法有三銓之目。曰尚書銓。曰侍郎銓。曰流外銓。銓乃衡也。子夏釋夫子舉直措枉之語。特舉二子者。則以其職在選人也。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正義云。舉。任用。物子解大學秦誓曰。章曰。此言大臣之賢不賢。而以容人與不容人辨之。天下之至言也。唐虞三代之盛。獻艾滿朝。此特言

大臣者。蓋大臣得其人。則君子進矣。不得其人。則小人進矣。故大臣得人爲其本。故子夏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古之道也。琅邪代醉編曰。馮衍顯志賦。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註引呂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然衍必自有據。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觀此。乃知舜與臯陶。自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知。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臯陶之興亦以釣也。

上下服位之名。非也。以上下之文考之。正名則謂明男女之別。不娶同姓之類也。韓詩外傳。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謂正君臣之辭也。而正祖禰之名。乃衛國所尤急也。故今從朱註爲正。名者。稱謂也。禮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顏師古註。郊祀志云。迂。謂回遠也。言謂教令也。順猶順事。恕施之順。言不順。謂無德行於已而求諸人也。事。百事。凡可以施爲諸國家者皆是也。而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所以追養繼孝也。已不孝而祭祀。則神不享矣。軍旅所以征討不義也。衛舊掌方伯連率之職。已不

義。則不能正人。而彼輒生辭。於是朝會賓客之事亦不可行。是以事不成也。興禮樂者。言國家百事皆以禮樂舉行之也。禮樂之官。無國不在。其官雖存乎。苟非人君躬自舉行之。則不興盛焉。故曰禮樂不興也。刑罰不中。孔註。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按禮之所以安上者。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又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蓋養老鄉射鄉飲酒等之禮。使民俗孝弟敬順者也。民俗孝弟敬順。而無敢爲非犯刑者矣。成康之間。刑錯而四十餘年不用者。皆由之故。

也已。故禮之用。在安上治民也。樂之所以移風者。樂之道。以聲音化物者也。及其至也。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況於民人。豈不可化乎。故國語曰。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曜德於廣遠。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是其所以移風易俗也。故人君不能用此二者。則民動犯刑得罪者多矣。於是乎不得淫刑濫罰以不制之。夫焉民所措手足乎。
學圃 埤雅傳曰。十畝菑苗。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菑苗之利。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魯衛之政兄弟 皇疏。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鼎曰。魯臣而出君。衛子而拒父。其事相類。故稱兄弟也。兄弟猶伯仲。
子適衛 家語賢君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按畢命曰。資富能教。惟以永年。夫子之言。本於此義爾。
 期月而已可也。參荀子臣道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

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

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按表記。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鄭註。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

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說苑君道篇。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憊。賦曰。使

我言而無見違。蓋古有此言。皇疏言為政之道。若能使邊民懽悅。

則遠人來至也。鼎曰。尸子。悅尼而來遠。乃此意。直躬。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此

莊子以躬為名也。其人好直。故世人以直稱之耳。鼎

按。子證。蓋古之成語。言子而證父耳。故淮南子汜論

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居處。經解。居處有禮。進退有度。鄭註。居處朝廷與燕

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安國曰。有耻有所不為。按下

章。子曰。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也。孔君取以解有

耻。孟子亦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按。子貢善

論語

爲說辭。及其問士也。夫子以是答之者。蓋亦因其材而篤焉之道也。皇疏。硜硜然。堅正難移之貌。韻會小補。硜硜猶碌碌。趙岐孟子註引此以釋悻悻。而字亦作悻。斗籥。說文解籥爲飯筥。受五升。秦謂筥曰籥。卽斗筥之筥。鄭註。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皇疏。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筥之器耳。

南人有言。古名南方爲鬼方。以其俗好鬼也。易旣濟九三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爻。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商頌殷武。朱傳。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數。何楷曰。荆楚地好鬼。自古

而然。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禴禩。是以荆楚舊多淫祠。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也。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禩。又哀十三年左傳。吳人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杜註。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按楚語曰。民之精爽不厲。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說文云。巫視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祝祭主贊詞者。从人口。从示。一曰覓省。易曰。覓爲口爲巫。徐云。按易。覓悅也。巫所以悅神也。按巫古文作𠄎。是巫亦从口也。世本。巫咸始作巫。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又巫馬。掌養疾馬而兼治之。郭璞。巫咸山序。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明神。山海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凡。巫相。巫履。註。皆神醫也。又大荒西經。大

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辭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據此考之。古之所謂鑿者。兼治禳而行之。故其字下亦从巫。非如後世特事湯藥而已也。又史記扁鵲傳。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此亦與日者龜策

傳所稱甚相類。管子權修篇。上恃龜筮。好用巫覡。則鬼神聚崇。說苑脩文篇。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又曰。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呂氏春秋盡數篇。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鼎按。毒藥。醫之所行。逐除。巫之所爲。皆所以治病也。不可以作巫醫者。謂不可爲其人禳除藥治也。汲冢周書大聚解。武王既勝殷。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又王會解。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註。淮榮。二祝之氏也。

不恆其德 物子曰。此當別作一章。

君子和而不同 和同之辨。見昭二十一年左傳。

君子難說 荀子大畧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楊註。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知者。

剛毅木訥 鼎曰。仁者。重器也。非剛毅之人。則不能載焉。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管子戒篇。任之重者。莫若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

以不教民戰 史記越世家。教士四萬人。索隱。謂常所

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克伐怨欲不行焉' and '馬融曰']

憲問第十四

克伐怨欲不行焉。馬融曰：克，好勝人也。欲，貪欲也。鼎曰：克猶如不克，不忌之克。伐，伐人之善也。怨恨也。蓋四者兩兩相依。好勝者必伐人之善。故顏淵願無伐善。好利則聚怨。故夫子以依利之多怨論或人。以約貨之去怨稱展禽。言為政而使人無四者之行，是亦難能之事。可謂能以義制焉矣。然未見安民之功也。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按顏淵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言不使臣行

之也。義與此同。

羿善射。彘盪舟。楚辭補註。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夏

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

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

窮后也。鼎按堯時羿即為帝嚳射官者已非別人也。淮南子。羿除天下之

害。死而為宗布。註。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

羿。莊子音義。羿音詣。善射人。唐夏有之。一云。有窮之

君。篡夏者也。彘或作傲。敖澆。臯陶謨曰。無若丹朱傲。

說文引虞書作丹朱彘。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

楚辭天問。註引論語作澆盪舟。蓋尚書罔水行舟已

下。即是傲之所好為爾。說者屬諸丹朱者非是。按本

文以羿彘對禹稷。則二人亦皆在堯時明矣。淮南子

曰。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是言雖不

經。亦可以證其非寒浞所殺者也。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鼎曰。此章夫子稱子

產之行也。之。指民而言。勞者。謂使田有封洫。廬井有

伍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教人以善。謂之

忠焉。指然明而言。臨事教之曰誨。廼謂不許其欲毀

鄉校也。

世叔。襄二十六年左傳。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

者也。杜註。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陸氏釋文。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嘉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二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

行人子羽。琅邪代醉編。春秋哀公時。而公孫揮。一鄭

行人子羽。一哀公時。齊大夫。與吳戰艾陵者。兩行人子羽。一鄭公孫揮。一衛大夫。勸衛侯不會吳者。在哀十二年。

士而懷居。按。懷猶有女懷春之懷。僖二十三年左傳。姜氏曰。懷與安實敗名。懷之義。與此同。是蓋當時有如是人。而夫子論斷之爾。

夔伯氏駢邑三百。按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鄭玄曰。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孔疏。小國中下大夫。大國下大夫。皆三百戶。論語云。魯伯氏駢邑三百。熊氏云。以小司徒註推之。公之小

都。下大夫采地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皇疏。伯氏名偃。

孟公綽。仲孫氏。公綽其字。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子路問成人。鼎曰。成人猶成德也。荀子勸學篇。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因按。大學繼至善而言定靜安慮。可見至善則指學已。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禮器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物子曰。蓋在久約而不忘。師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按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註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鎗於五矢。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

言此細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按銜與跨通。漢書王吉曰。廣厦之下。細旃之上。孔安國孝經傳。要約勒也。久要。蓋謂久見約勒。如蘇武在匈奴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成鱗云。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滯行。

公叔文子。檀弓註。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陸氏釋文。拔。蒲八反。孔疏。按。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

桓公殺公子糾。琅邪代醉編。朱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乎。要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只是取其功。焦弱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糾爲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全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二人者于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不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文皆子糾爲兄與當

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觀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莊子盜跖篇。昔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按韓非子說苑亦以子糾爲兄。未仁者言未立仁功於天下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亦與此同。九合。陸德明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以證九合之數。然而本文明曰不以兵車。則九合固不當數兵車之會矣。莊二十七年穀梁傳。

言言記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此足以見史遷之妄矣。朱註據左傳糾合之言。改九作糾。訓爲督。如宜從者。然楚辭天問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晏子。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似不必讀九爲糾。要之。九合糾合所指各不同。而九合之說。傳記未嘗經見。則其詳不可得而知焉。姑錄以存疑云。據左傳。晉悼亦有九合之事。襄十一年。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孔疏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

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晉語作七合。孔晁曰。不數救陳與戍鄭虎牢。按此言召忽之死。公子糾。不如管仲之請囚而立仁功於天下矣。家語致思篇。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

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鼎曰。非仁者與者。子貢以夫子平日所許而反詰之也。蓋子貢不達。夫子許管仲以仁之意。故以不死於糾而相桓。疑其不仁。故有此問。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鼎曰。文者。禮樂成德之名。蓋先王禮樂之教。皆為安民設焉。安民仁也。行仁於天

下。莫先於知人矣。故曰。可以為文矣也。

君子上達。按。達。謂薦達人也。書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維邦君。上下猶公私也。

古之學者為己。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按。此夫子道時世之變也。古者學而成德於己。其德大者為卿大夫。小者為士。莫不施諸國家焉者。今之學者。謂若顏閔游夏之徒。此皆不為時君所舉用。無由施諸有政。徒能為人說之而已。孔氏之解。其意益如此。學者不可不察。又按。荀子勸學篇。引此章。其義亦如疏家所說。然此一時議論之言。要之非七

十子所傳。今所不取。

君子思不出其位。鼎曰。此艮卦之象辭。曾子嘗爲從政者。誦之。蓋君子之於政也。無所不用其思焉。故孝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襄二十五年左傳。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而作之。按。而猶之。

賜也賢乎哉。夫。孟子曰。吾何慊乎哉。夫。

不怨天不尤人。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諸侯無定處。

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處。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按。孔門道春秋。則多稱天矣。中庸上律天時。愚謂春秋之記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曰上律天時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

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公西赤曰。士大夫公室。
作者七人。劉敞曰。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仲尼叙
書始堯舜。堯舜以來始有典籍。故道典籍以來。聖人
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卽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文也。
武也。周公也。是矣。其意蓋言。已獨不得位。而無所制
作云爾。此一章孤立。偶與辟世章相屬。學者不曉。故
遂穿鑿矣。解。

高宗諒陰。孔安國曰。諒。信也。陰。猶默也。說命。王宅憂
亮陰。三祀。孔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無逸。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
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
聽於冢宰三年。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
之喪。使之聽朝。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鄭玄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三年不言。殷王有父小乙
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
樂其政教也。孔疏。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
內。其惟不言政教。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善之也。鄭玄曰。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闇。讀如鷓鴣
之鷓。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在楯也。陸氏釋文。鄭

謂卒哭之後。翦屏在楣。故曰諒闇。闇即廬也。孔疏。諒讀曰梁。闇讀曰鷓。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在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丹鉛總錄。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原壤夷俟。馬融曰。夷。踞也。說文。踞。蹲也。增韻。蹲。踞。獸直前足坐也。

闕黨童子將命。荀子儒效篇。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衛靈公第十五

無為。鼎曰。無為有術。官材是也。過化存神有術。賞不僭刑不濫是也。荀子王霸篇。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又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

可卷而懷之。皇疏。朱註。皆以懷為藏。按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註曰。懷。藏也。

顏淵問爲邦。皇疏。三王所尚。正朔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又巾車註。木路不鞞以革。漆之而已。鼎按。禹致美乎黻冕。夫子以爲無間然。則夫子取周冕之義。朱註得之。田汝成曰。鄭聲非鄭詩也。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聞也。詩淫矣。而以雅聲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節也。楊慎曰。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

詩謬矣。樂記云。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逃同。逃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逃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荀子大畧篇。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奸行小慧難矣哉。皇本慧作惠。陸氏釋文。魯讀慧爲惠。鼎按。難矣哉。言孔子以爲難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亦同。二章之言。皆小人之行。故夫子云爾。

君子義以爲質。物子曰。君子謂卿大夫也。而此以朝。

聘會盟之事言之。三之字有所指。孫以出之。鄭玄曰。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是也。按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荀子正名篇。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亦足以徵。君子病無能焉。皇疏。君子之人。常患已無才能耳。鼎。按。周官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註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馮椅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鼎。按。疾。猶如撫劍疾視之疾。言有所惡於彼也。吾之於人也。鼎曰。孔子之於人也。無所事毀譽者何

也。以無位爾。如使孔子得位則不然。有所譽者。指有位之人而言。夫君子之譽人也。非徒善之而已。將必用之。是以前所毀譽有用矣。無位而毀譽人者。非怨則謗。非阿則比。孔子而豈爲之哉。故知舊說之非矣。斯民也以下。嘆當時卿大夫阿其所好。而不能有用德之士也。按表記曰。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如有所譽者。有所指之辭。如有用我者。如有復我者。句法乃爾。管子明法解。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說苑指武篇。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罪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直道而行。謂循禮而行之也。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日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

餘則直道而行之。玉藻。君羔帶虎犢。註。犢。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列子說符篇。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

巧言亂德。此句主臣而言之。巧言必亂敗德言。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句主君而言之。君小不忍。則亂大謀。大謀。大臣之謀也。按此章下句有則。以別君臣爾。君子謀道不謀食。鼎曰。謀道。為道謀也。謀食。為食謀也。食。祿也。

知及之。鼎曰。章內之字。皆指官政而言。包註。知能及治其官。是也。莊以菴之。謂於莊以菴官政也。昭六年

左傳臨之以敬。涖之以疆。杜註。施之於事爲涖。曲禮。涖官行法。涖字義皆爾。動之以禮。謂莅官政舉動皆依禮也。孔子曰。非禮勿動。

君子不可小知。按。此章王註以爲君子小人教人之事。故知受皆以我言之。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物子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愛日齋隨筆卷之二十九

